

编号_____

海陆丰苏维埃

()

编印单位_____

材料时间, 1928年3月1日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一九八 年 月 日

海 陆 丰 的 苏 维 埃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总 论 |
| 第二章 | 农民运动的进程 |
| 第三章 | 四月十五以前 |
| 第四章 | 第一次暴动 |
| 第五章 | 第一次挫折 |
| 第六章 | 反抗运动 |
| 第七章 | 第二次暴动 |
| 第八章 | 第二次挫折 |
| 第九章 | 叶贺军队入粤与失败 |
| 第十章 | 第三次暴动 |
| 第十一章 | 胜利之后 |
| 第十二章 | 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 |

海 陆 丰 的 苏 维 埃

第一章 总論

『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的开始时，有叶贺残部很少的軍力参加，这軍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改編为工农革命軍的一师。这次暴动（第三次）开始于十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規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質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組織，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之口号，第一次組織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这一农民暴动帶着充分的革命性質，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一切区鎮之中，以至东江許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維埃政权。一切田界（基）——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剝削农民佃戶的田契租約借借等等，完全当众銷燬；一切當舖的財物完全沒收，无价发还典質的貧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紳地主的財產充公，作为苏維埃工农兵政府的費用，用来救济貧民，从事公共建設，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軍队；一切反革命派地主豪紳都公开处以死刑，他們的巢穴都被焚燬。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和工农革命軍共同圍攻地主豪紳的巢穴，而能战胜他們，扩大革命的地域。

县城的苏維埃，如海丰陆丰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后来的普宁等处，都由手工工人农民苦力等共同組織。海丰十一月十七日开苏維埃大会，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人宾客一万人，选举苏維埃政府，管理东江各县。十一月中旬暴动区域已經扩大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新組織的工农革命軍是由各村选出的志願兵組織成的。僱傭軍队的方法取消，代以团体（各业工人各村农民）的义务兵役。工农革命軍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

处夺来的。』海陆丰的农工已经在四面敌人包围之中，从艰苦的奋斗攫得自己的政权。他们虽然经过反动军队胡谦李济深的残暴高压，叶贺军队又受了挫折，最近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失坠，都不能动摇海陆丰苏维埃的根基，他们依然危然独峙的存在着，而且日有进步。革命的势力差不多奄有乐江。在今日看来，全国仍然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阶级斗争的剧烈非常之利害。暴动的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都已经是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了。所以海陆丰暴动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可宝贵的。每一个同志都要学习这些经验和教训，来应用到各自开始或准备的暴动区域去，迅速地完成这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观察海陆丰的数十万贫苦民众在过去一年中之奋斗，很明显的看到中国革命进步的程序。政权问题由各阶级的县民政府，而至工农独裁，更进而至于现在的苏维埃。土地问题由很模糊观念的宣传，而至于没收土地，到现在已经切实的分配起来了。海陆丰何尝不经过几次很严重的摧残，农民也许有时会灰心和失望。然而农民的力量是不会有丝毫的损失，党及党员群众还在坚决的领导。反而经一次严重摧残之后，更增加一番经验和勇气，而有更大的暴发，更奇伟的成功。因此，我们坚决的相信，只有我们的党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暴动，可以消灭全中国的白色恐怖，建设苏维埃，完全实现土地革命。海陆丰的经验是可宝贵的。

海陆丰的农民是怎样胜利的？我们且要看看他们奋斗的历史。

第二章 农民运动的进程

谁不知道海丰是有名的『小莫斯科』，是农民运动最早而且最发达的地方。然而或者很少人知道，海丰也是著名军阀陈炯明的老家乡。陈炯明得势时，海丰城那座『将军府』的大门也是炙手可热的。海丰

的农民已經受賈了地主的斗盖和紳士的扇头的滋味，这时候更加上將軍府馬弁的刺刀和許多陈炯明的宗族亲故的送官究办的名片。本来海丰的农民所受的重租苛利^{灾兵}天災的禍害，並不比較某一省某一县的农民特別好些，自然也不特別好，因为各地方都已經坏透了，无可再坏；好是現在暴动后才有的情形。民国十一年农民开始有农会的組織，他們要办农村义务教育，設立农民医院，创办农村合作机关，想藉此来維持救济一部分农民的窘迫生活。但是不久便碰着了一个空前的水災。正在晚稻收获的时候。所有农民的廬舍物产，十分之六七完全淹沒。全县的农民冻着餓着，同时地主为了田租也僱逼着，县署的虎役狼差也提了郎当的鉄索在門外伺候着。农会的学校食不飽农民飢寒交迫的肚，医院救不了农民望天等死的命，合作社不能打破三尺厚土壁的監獄。除了減租之外，什么都不是办法（因为在那时暴动两字許多人还不知道怎写的）。农会于是決議減租，照受災区域的輕重来定減租率的多少。这虽然不是暴动，然而在陈炯明猛絕一时的年代，在他的老巢內干这个聚众开会，決議減租的运动，也实在等于造反。結果是不用說了：第一是拘捕农会职员；第二是解散煽乱的农会；第三是通緝在逃的乱民；第四是出佈告安民，还說些如何維持治安的話。

农会和群众受了这个打击就消极了嗎？並不。他們忍耐着，祕密的恢复組織，等到相当时机再来。不过心里記住：这次是失敗了，这是第一次。

不久，陈炯明覺到对群众高压愈甚，則将来的反抗也愈大，最好还是敷衍。所以他又答应农民可以恢复农会和釋放被捕职员，但是附帶一个条件，就是祇許恢复組織，却不許乱动，有事时須請教他。陈炯明的确比現時国民党那^般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聪明，他不特取消民众运动，而且要民众运靜，可見他並不是毫无办法的。不过这个办法到底行不通，因为宇宙內並沒有靜的群众。果然到恢复农会那一天，他們又

大动特动起来。陈炯明究竟是国民党的过来人，大有心傳，于是又拘捕，解散，通緝，出佈告四齣头好戏再演一回。其实他那时的資格已經夠做目下的忠实信徒的老祖师，因为他们所用的『乾坤袋』都不外是陈炯明傳下的旧法宝，不过附加一味『斬决』而已。

海丰的农民心中記着：我們第二次失敗了！再来！
实行所謂农工政策
民国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組了，並且接受第三国际的命令，鮑罗廷替他們起草的那篇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上說得很动听，一部分共产党员不要命的替他們当苦力。这时候广东的农工群众都以为以前的国民党虽然臭得很，現在可不同，所以成千累万的工农加入了国民党，充实他的力量。国民党因为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能夠保持那时风雨飄搖的地位，並且向外伸展。剿灭商团之后，不久即跨馬征东。海陆丰的农民聞得这个消息，喜从天降，赶紧准备內应。及后陈軍在淡水一败，他們就在海陆丰各地干起来。許崇智蔣介石的軍隊还未到的前一天，县城已經为农民所佔据。馬上聚集四五万农民来欢迎党軍，許崇智見得农民如此，不能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发給他們的枪枝。其后軍械处果然送来四十桿快枪，然而其中有三十九枝是坏的，並且沒有附加一顆子彈。农民劫不在乎，凭自己的力量干去。国民党軍隊毫无后顧之优，把海陆丰交給农軍防守。那时候，陈炯明的爪牙奸細倘若被农民捉到是很难倖免的。

十四年六月国民政府要解决盘据广州的楊希閔刘震寰，远处潮汕的許崇智恐怕广州那块肥肉給蔣介石胡汉民夺去，不惜又和陈炯明締結結密約，把潮梅惠州三属的地盘双手奉送，祇要陈炯明不反对他，就把所有軍隊調回广州来夺帅印。海陆丰从新又入于反动的陈軍之手。这回可不只解散农民协会了，凡是曾充过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員的都杀无赦。为杀人痛快起見，还特別造了数百把鋒利的鋼刀。杀之外还燒村，使那些漏網的或被杀的家屬也无可归为止。几百的农軍敌不住数

千的叛軍，乃退至廣州。千百農民的头顱，百十條村庄，給國民黨最忠實的同志許崇智一紙密約葬送了。

這祇是第三次失敗。灰心了么？不。再來！

十月到了，陳炯明的部將，又曾經宣言自頂至踵都服從國民黨的楊坤如，在惠州居然討起赤來，於是第二次東征又開始了。海陸丰農民依然做內應，比較前一回加倍奮勇，陳軍潰敗，海陸丰又是農民的海陸丰了。

未几，國民黨的勢力統一了廣東，而民眾依舊很痛苦。宣言上所答應的利益都是空的。這些不兌現的紙票！但是民眾已經有相當組織，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企求。各县農民的減租運動，反抗民團鬥爭，到處爆發。海陸丰的農民有了數年鬥爭的經驗，自然更比較徹底。不特減租成功，而且主張所有土豪劣紳和陳炯明的走狗都非殺盡不可，县政府不肯干，由農民的自動去捉，自動處決。國民黨的領袖很不以為然。他們說：『現在廣東已經統一了，執政的是國民黨，你們在農村里還吵什麼？如果不禁止，那于地方秩序是有妨礙的。』農民說：『我們現在還很痛苦呵！你答應我們的利益呢？』。國民黨答道：『你們現在就想得到利益么？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呢！等着罷！可是你們不要吵。』

土豪劣紳也不似从前閉塞了，覺得國民黨並不是真心真意維護農工，于他們的利益並無弊害，只要加入黨，還許得到其他特別的好處。于是搖首一變而為忠實同志。農民以前認識地主土劣是他們的死敵，兩陣對壘，階級分明。如今他們背着國民黨三個金字招牌可奈何他們不得。尤其是海陸丰的農民仇恨地主階級和陳炯明走狗的心理，因為經過幾次鬥爭，幾次失敗，已不能與之共存。但國民黨的政府已經不許他們動，自由拘捕更是有干黨紀。農民還以為政府不致沒去他們的功績，把所拘捕的反革命派完全送交县政府。省政府下令將所有的犯人完全開釋，並且還說農民不對。這時候農民憤激到萬分，因為他們的敵人顯然是國民黨

及其政府。蔣介石在广州专政时，国民党三个字在海陆丰的农民看来已经是臭烂的了，他們說：『国民党已于三月二十日寿終正寢了，五月十五是出葬的日子』。全体的农民倾向于共产党，觉悟和坚决的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們知道只有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保障已得的胜利不致失墮，亦只有共产党才能完全解放他們。

第三章 四月十五以前

海丰的农民是要得到土地了，減租早已不能滿足农民的要求。以前已經減租到百分之四十，十五年收成不好，更照已減租額再減百分之四十（即照原租額交三成六），如何再減下去，不就是耕者有其田了么？实际，土地关系早已发生变化。因为不但減租率到百分之六十四，而且农民协会又經决定不許地主吊田另租。海丰小地主实居多数，年来因軍閥战争及減租关系发生吃飯恐慌，他們常要求吊回多少田地自耕以資用口，但是不但得不到农民协会批准，反而要受拘禁毆打的橫禍（下級农会及农民自己由动为多）。土地的使用权实在已是农民的了。

在政治上，政治的中心不是县政府，而是县农民协会。一切的行政都要看看县农民协会的意見。农民与县区政府几乎全无关系。訴訟是很少的，大概农民中間的爭执，都由农会裁判員解决了。裁判員所判結的，农民无不接受服从。省政府委派的县长，那怕他是最著名的職官，到了海丰受民众团体严酷的監督，也只好叹其『一行作吏，两袖清风』之句，暗詼晦气。捐稅交納，也要农民愿意才行，糖捐委員在公平給农民打跑了，結果糖捐問題要擱下。盐务委員有一次在青坑干涉农民走私（农民負担不起捐稅），又被农民打得落花流水並且拘禁起来。国民政府財政部三令五申的要严办，县长及盐場場长連屁都不敢响。而农民呢，常备部队有三百名，就是当地的防軍。在海丰不是『第二政府』，而是唯一的政府。

工人运动也是非常发展的，工人以非常严厉的手段对待恶东，在非常恶劣的小商店的店員也高呼着『工作八小时』。智識份子（小学教师、中学生及国内外留学生通是革命的，不然就无法生存——找不到职业。商人那更是害怕农会，巴結农会。）

陆丰农运虽沒有那样发展，但因海丰的关係，农会也有权过問一切。

党在农村中是很有威权的，农民大都原意加入 C'P，他們都知通农会是共产党的，或者以为农会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呢，农民都不原意加入，因为他們說国民党是戴毡帽穿鞋袜的都可以加入的（要农民加入国民党时，陆丰农民这样的說）。党員在十二月（一九二六年）份已有七百人，党員是很革命，对 杀戮土劣反革命是很厉害，都有多少經驗，到处都看見共产党員的活动，各种运动都是共产党員把持但是党員並未在党支配之下去行动，一切工作都未和党发生关係，祇看見农会及个人，看不出党的組織作用。但是这种錯誤很快的改变了

时局漸趋严重了。在这种时局及海陆丰各种情形之下，我們的工作怎样呢？同志当时有两种意見：一种以为海陆丰完全沒有国民党而且不需要国民党，可以自由的干去；另一种以为海丰（或者陆丰）太进步了，要等等各县也做到这个地步时再大家一齐干去。前一种是农民同志及农民群众表現得最厉害，后一种多为懂与不懂之間的智識份子。后一种意見自然是錯誤的，前一种也太簡單了。因为当时国民党还是革命的，党的政策只是要巩固下层基础以威挾正在漸漸离开革命战綫的資產階級。海陆丰如何工作呢？当时在海陆丰的責任是 維持革命的海陆丰，准备未来剧热的爭斗。那时海陆丰是非常革命而且太平的，然而在广东（以至全国）豪紳資產階級已日益反动，李济琛的省党部正派員要积极的打入海陆丰活动，所以当时我們极力消灭內部的

反动势力，並且抵抗外来的反动势力。第一，我們积极攻打陆丰的反动乡村如劍門坑，上砂，黃塘等处，同时因为国民党政府已积极干涉农会自由拿人，于是决定允許农民秘密枪杀反动派（輕的交政府办）。
地主豪紳 曾再三在政府及蔣介石李濟陳炯明^{的总司令部控告李济深曾}令胡謙派兵制止农会农軍的行动，我們公开請胡謙派兵帮助肃清此土匪及討赤軍（我們曾說他們是土匪及討赤軍）並監視我們，自然胡謙还不敢派兵来，然而肃清乡村反动势力的工作不免受些打击，更加以四月十五号就到了，因此这种工作还未做得好。第二，为要使小商人流动份子及少数智識份子，不致勾引孙文主义学会，断絕孙会的活动根基起見，积极注意联合战線的工作。組織了各界团体联合会，实行监督县政府，准备成立县民政府。进行各种建設——合作社，公路，筹备平民銀行……整理国民党……。商民此时亦滿意我們，国民党的右派代表来到，就商人中也不能活动（自然也是小商人不理事的原因）。可是祇消极的肃清内部的及抵抗外来的反动势力是不夠的，故仍积极的去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未来的斗争。用全力去整理並扩大党的組織。办过几期訓練班，在革命空气濃厚的海丰，革命的共产党员，經過很短時間的訓練也有頗滿人意之成績。列宁紀念日等公开宣傳並介紹同志，到十六年三月的統計，三个月間党员由七百增加到四千。海丰八百五十个乡村（組織乡农会的）有三百三四十个有了支部的組織，小組及党员則散布到更多的乡村，重要的乡村大概都有了支部小組或党员了。此外就是武装的問題。农民可說已組織好，农运已經到了没收土地及武装时期，然而当时的党对土地問題还是模糊的，海丰自然只能（只懂得）做到不許地主吊田的地步，武装工作也就頂需要的了。当时办了一个农軍幹部訓練班，学生都是青年农民，准备六个月毕业后到农村去組織訓練农軍的，內中百五十人，到四月十五事变时已有了九十余党员。乡村里也派軍官

去組織訓練農軍了，農會且議決在那時期以四分之三的收入充武裝工作費用（很少實行）。常備部隊仍有兩個中隊。

以上是當時海陸豐大概的工作。

到現在，回想以前的工作，一般來說是对的，但其中顯然有兩個重要的錯誤。第一，是关于土地問題的，當時黨還很少談到土地問題，但在海豐你可看見土地問題已經擺在面前了。海豐的黨是知道了這點，可是觀點還很模糊，雖然也宣傳土地農有，但很不普遍，而且大家（特別是接近農民的同志）以為宣傳是容易的事，實現的辦法才是困難，農民都要求土地了，一去宣傳農民就起來向你向地主要土地，那時怎樣辦呢？因為大家都以為海豐是不能單獨解決土地問題的，或且以小地主苦得太可憐了，似乎還要相當顧到，所以有人談到小地主吊田自耕的事，以為取消農會決議（不許吊田事）固然不好，但于農民方面無防礙時可斟酌辦理（無實行，其實這種理論是不通的）。這是怎麼說呢？這是說明農運已經進行到農民要求沒收土地的時期，黨還沒有堅決的辦法去解決土地問題，反而遏抑這種運動——不取積極宣傳，恐怕農民起來要土地時無法應付。當時的辦法怎樣呢？那更是十足十的改良主義（假如更除開武裝工作——暴動的準備，積極訓練農民等），我們以為土地問題祇在宣傳，不能立即實現，有農運又不能停不進，於是想出許多辦法，創辦農民合作社，墾荒，造林，振興水利以及開公路等。在农村中成立了几個小合作社（農民自動成立的）計劃一個比較大規模的于四月底開辦，計劃造林墾荒，各农村都進行振興水利的工作（開溝等）。這些事實與對土地問題無辦法放在一起，不是改良主義是什麼？第二，是對反革命的問題，當時因為要積極消滅內部的反動勢力並抵抗反動勢力（孫會）的侵入，同時又要講聯合戰綫，海豐認真反動的大地主資本家及右派已經逃亡盡，剩下的反動派除開少數豪紳（陸豐情形稍有不同）以

外，就是小地主小商人及一些智識份子（虽然不很反动）。

因此，联合战线不免包庇了一些反革命。这种重大的錯誤对党对以后的暴动都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第四章 第一次暴动

广州汕头的著杀开始了，在事前固然在准备斗争，但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因为我们簡直沒有接到上級政治通訊，更沒有接到动員或者准备动員的命令。我們是因为接到李济琛的国民党广东特別委员会的电报才知道有这一回事。因为他们还当海陆丰的农軍是防軍，故也有电来要农軍在海陆丰清党。那时已經二十日了。当时区委的情形不知道，各县市的状况也不知道。（其实那时区委（現在改为省委）知道蔣介石李济琛一般反动的軍事領袖在上海开秘密集会议，結果必定对G P和民众施行高压政策，但也料不到如此之快与如此之殘酷。在李济琛未回粵之前，区委已下令各路准备，並指定专員去負責指揮：派罗綺圓周其鑑去北路，黃學會去西江，楊善集去瓊崖，黃居仁去潮梅，何友鑑去惠州，中路为区委直接指揮。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定五月初間，並派专差送信去海陆丰地委。不料李济琛十一日回粵，十四晚即发动，区委一时陷于秘密状态，各路的专員除北江外，还在留省沒有出发。一切交通断絕，檢查又极严，故此海陆丰一时得不到区委的消息，虽然区委当时已下紧急全体动員的命令）。后来五华，普宁，紫金及惠州都发生了关系，区委也已找到。

区委当时說是要取得东江和北江，要我們計劃攻打惠州。各县呢，普宁已經起来，但同志却逃到海丰（並未失敗），后再鼓励他們回去繼續暴动。五华在四月十五以前已起爭斗，那时已經漸次失敗，也囑尽力坚持，並調駐老隆某同志一营前往援助，結果該营沒有走已給人解决了。紫金决定立即动作。惠州当时祇知道在平山有一营軍隊是同

志統率的，決定即幫助該處農民（是比較好的）起來與海丰連繫，以控制惠州。未找到區委前，因各縣與區委都斷絕了關係，故由我們自己成立東江特別委員會以指揮各縣的鬥爭。

四月十五屠殺消息傳到之後，因全不知道區委的政策及計劃，又未明瞭各縣的狀況，更以準備還不充分，故有緩兵之計，曾由農軍大隊長電李濟陳胡謙等擁護清黨。這種舉動自然對群眾有影響，但對胡謙方面確有緩兵的效率。當時我們一面和緩敵兵，同時又派隊去攻打豪紳地主，胡謙以為是彭湃回來做的，竟打電報給大隊長吳振民要他剿辦，吳也回電說即可擊解惠州。胡謙原要於四月廿三派大兵到海陸丰的，後來竟到五月五日聽到海農民起事之後才派兵。

海陸丰已在積極準備了，現在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我們為什麼鬥爭？我們認定這是國民黨左右派的鬥爭，是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因此當時的口號是擁護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肅清反革命等，切合農民需要的口號可說很少，祇有實現縣民政府，廢除苛捐雜稅等類才比較有關係。但在海丰還不祇頂需要，因苛稅可自抗納，土地農有的口號簡直是倍村的，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實現國民黨中央聯席會決議案在海丰簡直是等於鬧笑話。已經不是需要的了。暴動是為革命，然而暴動後可得到什麼呢？當時就沒有很明瞭的回答。

現在要講到各種準備。黨的方面以前差不多是公開的，此時先把黨祕密起來，組織好祕密交通，另組織特委以主持此次鬥爭，一般的黨務仍由原來的地委指揮，但這種組織是不好的（還是由一個委員會管理，另臨時^{增加或會議時}參加特種工作人員的好。）黨部開會報告此次鬥爭的意義，農民工人也開會議。公開的指揮，決定組織救黨委員會（區委當時無說到公開的指導機關）以指揮黨務政治及軍事，農軍改稱為工農救黨軍，除常備部隊以外，各鄉村另成立四十余名的救黨軍。其中四

百名是可以冲锋的叫做敢死队，千余名是有枪枝可以調动作战的，其余是持粉枪或鉄器（尖串梭标）的，可以保卫乡村杀反革命。工人方面也成立了一些武装。曾积极找寻武器，在某某等处买过几千块銀子彈，原要在某地购买枪枝子彈，但交通給該地政府拘捕，以后也就失敗了。因为海丰农民力量是可靠的，故大家都以为即使不能向外发展帮助各地农民，也可以保守一二月，故积极准备粮食，並决定沒收地主或商人的米穀，必要时更沒收銀号或大商店現金。发动前准备了許多傳单，标語及种种色色的布告，織組宣傳队，並預定告敌軍兵士的小傳单标語，敌人到来时分发。暴动的組織如偵探工作則完全由党組織，破坏也是由特委具体的命令各处党部去做，如果各处党部健全，此种办法还比較好；运动則完全归工农救党軍管理。其他如攻守問題，騷乱敌人后方及宿营地等皆曾計及，暴动后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办法。

各事都大致准备了，同志和群众都是很积极的，他們都很輕視反革命軍隊的力量（但不一定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敌人祇有一二千，那是不夠我們吃的。』

現在祇听候发动了。当时派去找区委的还没有回来，各县都接头，但除普宁之外，都未积极暴动，特别是惠阳（惠州）难于动作。但是事情是不能再延迟的，不然各处的暴动必定孤立而为反革命鎮压下去，暴动也无甚好处，或因敌人得以更大的力量摧殘而不能起来。更加各項稅收錢粮都是每月底或下月初解送省政府的，我們要得大批款項，也須在四月底各机关还未把一切款項解省时动作。再，在一个月前海陆丰就准备『五一』节举行热烈的大会，公开的宣傳共产主义介紹黨員，广州汕头屠杀消息傳到之后还是进行。于是就决定五一节（即四月卅日夜間）发动。准备动員的命令早已下了（准备动員令是說即須发动，）动員命令則計标各負責机关接到时能夠准备发动的极短时间

才发，县城有在二小时发动前才給命令的。这是为秘密起見，同时，又因群众以至同志是要热烈而緊張的空气及党的严重命令的影响与威吓，才能多多的坚决的参加暴动，如果发动命令下得太早，那么他們有闲时去商量考虑，一定会感觉到有許多困难生出許多問題，結果会有若干踟躇退縮，暴动的群众发生不好的影响。

第二天——五一节——早上群众持着武器，絡繹不絕的赴庆祝大会，群众都非常高兴，海丰县城到会人数是歷次大会所仅見，海陆丰已是工农群众的了。早上二点鐘的时候（四月三十夜）已把所有的游击队，警察，巡警队等枪枝繳清了，所有的官吏都扣留了，其实当时是没有許多反动武器，故没有什么战争。

斗争已經开始，更激烈的争斗即将到来，当时的責任是在暴动的繼續和扩大。具体来說是建立並巩固革命的政权，並且准备更大的实力联合各县向外发展或抵抗反革命軍隊。

具体的問題是：

（一）政权問題：我們的口号是建設县人民政府。当时由民众及国民党先成立救党委员会，以指揮一切，国民党則取消李济圈定的名单，恢复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县政府則由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接收，並即筹备县民大会。各区則成立区自治委员会，自然这些政府都是农民工人組織的。政府的責任是肅清反革命，並切实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一切的苛捐杂稅都取消了，我們取消苛捐杂稅是不經詳細討論，不管于收入有无妨碍的。

（二）对反革命問題：对所扣留的官吏大部分都枪决了，乡村所杀到的反革命重要的都由农民立刻枪决，救党委员会成立革命裁判委员会以鎮压反革命。繼續派农軍去帮助惠来及打葵潭豪紳地主，进攻陆丰黃埔等反动乡村。但因允許各处自己处决反革命的緣故。未曾裁判过一个反革命。

(三)对东江潮梅各县工作：东江潮梅各县的农民还是不断的暴动，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自己成立的东江特委，也不敢如何行使职权，公开指挥的名义和机关党也没曾顾及。于是由海陆丰国民党县党部发起，在海丰招集东江潮梅各县市国民党党部联席会议，要产生东江潮梅的救党委员会指挥发动，并且成立东江潮梅救党军总指挥部，以吴振民为总指挥。当时计划可派代表的县市有惠阳，紫金，海丰，陆丰，五华，普宁，潮阳，惠来，汕头等。后来代表到有汕头，惠阳，紫金，潮阳等县，但敌军已来，普宁又已失败，未能举行。

(四)向外发展问题：我们进行统一东江潮梅各县暴动的指挥，也就是要使海陆丰的暴动能够发展，但海陆丰暴动的发展应时刻进行，故向外发展，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时普宁还是继续暴动，潮阳也有争斗，汕头非常空虚，潮汕同志天天盼望海丰农军前往帮助。

以为有海丰农军一面旗帜，潮汕各县农民即可全部起来斗争。紫金四日(五月)已占据了县城，惠阳也予以物质上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形，暴动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必须向潮汕去，因为汕头是潮梅的政治中心，影响较大，各县农民力量也好，惠州是个重要的军事中心，农民力量又小，难得手。然而区委的命令到了，区委说我党要取得东江和北江……。要海陆丰计划取得惠州，当时区委以为坐镇韶州的陈嘉佑还有一师人；北江农民自卫军又已集中了二千人，而且枪械犀利，颇有作战能力；粤汉铁路工人仍然有一部分力量。惠州方面农民因为淡水三多祝各次惨案李济琛勾结护民团，如火的情緒随时都可爆发，而且胡耀部下有三个营长是同志。同时广州反动的军阀尚竭力自保，不敢向外发展，广州市工人又正待时

而动，黄埔学生和入伍生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如果北江东江得手，广州革命的工人和黄埔学生马上可以内应，恢复整个的广东，并非不可能。所以有这个命令。可是北江的陈嘉佑接到譚延闓的电，着退守郴州，这部分遂于五月三日不战而退湖南，农军也跟着退。惠州农民虽可用，而去指导的同志不負責任，誤事不少，在军队内做工作的同志，也因为交通断絕，不知消息，或因畏怯自己棄职跑了，或者莫名其妙的順从着他們的叛逆的长官。广州軍事上的助力——黄埔学生又被敌人以全力解决了。所以区委的计划虽然是对，可惜事实上却是如此。海丰的同志以为惠州农民总有相当力量，农民能够起来。海陆丰更加以多少帮助，得到惠州自然不是空想的（自然当时的军官都说做不到），所以我们的面孔天天向着惠州，天天的想着如何解散胡謙的军队（一师，共四团）。当我们查确平山有口口同志的一营人驻紮，决定了要他们立即发动帮助平山各处农民来起暴动，如有可能再计划攻打惠州，否则海陆丰边防已固，再向普宁进展。另外，命令驻老隆之某同志一营往五华帮助该处农民继续暴动，使潮汕敌军不能向海陆丰压迫，更不能与惠州胡謙联络。但都是不爭气的营长。老隆的我找不着（后来知道被人解决了），平山的因为胡謙要調該营回惠州，就警惕而只身逃到海丰。平山各处的农民呢，此时已会着几个惠州工作的同志，知道是无把握的。于是决計放棄惠州，甚而至于放棄海陆丰，把海陆丰完全交给农民，而将重要武器調到普宁去发展。可是六日决定这个新计划，再限七日出发普宁，而七日已得报告胡謙的大军到了。计划又要重新审定了。

这是暴动后的情形。

在暴动后工作很明显的有以下的缺点：第一，是对土地問題观念太模糊，没有领导农民起来搶夺土地，說建設县人民政府呢，海陆丰